

龍宇純全集
(三)

絲竹軒詩說
荀子論集

龍宇純全集：三

作者 / 龍宇純

責任編輯 / 廖煥甄

圖文排版 / 彭君浩

封面設計 / 蔡瑋筠

出版策劃 / 秀威經典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發行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2015年4月 BOD一版

定價：150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5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次

自序	11
詩序與詩經	13
也談詩經的興	34
試說詩經的雙聲轉韻	56
讀詩管窺	75
析詩經止字用義	105
試釋詩經式字用義	145
詩經胥字析義	177
詩彼其之子及於焉嘉客釋義	201
詩義三則	224
說匪讎匪鷺	256

詩經于以說.....

從音韻的觀點讀詩.....

讀詩雜記.....

試說詩經的虛詞侯.....

268 281 298 349

龍宇純 著

絲竹軒詩說

五四書店

本著作初由五四書店出版，
今承同意納入全集，謹此致謝。

謹以此編奉獻

先母

蕭綺霞女士

先母蕭綺霞女士遺像

(公元1902～1981)



吾家寒素，世居望江。抗日期間，母氏獨力撫育我姐弟二妹四人，備極艱辛。感念隨成長以彌增，未得盡一日之烏哺，恨憾何如！今當百歲冥誕，奉薦所業，用申永懷。

二〇〇二年宇純謹誌

目次

自序	11
詩序與詩經	13
也談詩經的興	34
試說詩經的雙聲轉韻	56
讀詩管窺	75
析詩經止字用義	105
試釋詩經式字用義	145
詩經胥字析義	177
詩彼其之子及於焉嘉客釋義	201
詩義三則	224
說匪讎匪鷺	256

詩經于以說

.....

268

從音韻的觀點讀詩

.....

281

讀詩雜記

.....

298

試說詩經的虛詞侯

.....

349

自序

王靜安先生曾經自謂：「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見〈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以靜安先生的睿智宏通，對《詩》、《書》的解讀，且多疑滯，普通人情況如何，便可以不言而喻了。

我於一九五一年，從魚臺屈翼鵬（萬里）先生習《詩》，時肄業臺大中文系。先生為經學名家，或薈萃眾長，或機杼獨運，而要言不煩，三百五篇，一學年悉數授畢。基礎差，天資魯鈍，不能領悟的地方，自不是「十之一二」所能彷彿；於靜安先生所不知、自己懵然不覺處，還不知有多少。且先循著授課進度逐篇背誦，問題擱在心中，以待日後的成長。這是我接觸《詩》的開始。

我性不近文學，不以研治《詩》為專業。由於對古代語文學饒有興趣，而於此書特別留心。有時因文字音韻所關，牽動思緒；有時讀來消遣，不免揣摩體會一番。一九七二年，於中山大學以此作為「專書」，講授過一整年。在經文的理解上，自然更是字斟句酌，絞盡過

腦汁。有的問題，似乎豁然開朗；也有新的疑惑，不時鑽露出來。先後撰作過幾篇小文，語其價值無可觀，或竟是強作解人。終究是自己摸索遺下的痕跡，難免珍惜心理。讀研究所時，在《大陸雜誌》寫過幾條札記，當時也以為發人所未發，及後視之，恨憾不已！退休後於東海重作馮婦，學校要求填具著作目錄，早將此排除在外。但「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刪削之餘，遲早或又將淪為敝屣。趁「其後也悔」的日子尚未到臨，白紙黑字作為自選集刊印出來，屆時想要棄擲，也就莫可如何，於是此編面世了。

集中共是十四篇小文。〈詩序與詩經〉及〈也談詩經的興〉，因屬通論性質，選置集前。其餘各篇，不離文字音義之討論，一依撰作先後次列。各文經重新覈閱，有時不免有話要說，都只在必要處略予更易，或於篇末加案說明。〈也談詩經的興〉〈讀詩管窺〉〈說匪轍匪蕩〉三文，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勵；前者所得為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兩年度傑出獎；五四書店何志詔學弟策劃出版事宜，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李宗焜學弟為封面集字設計，並於此申謝。

壬午新正三日宇純於絲竹軒

詩序與詩經

本文所謂〈詩序〉，指的是《詩經》毛《詩》的〈序〉。此〈序〉究為何代何人之所作，不得確指；但向來為讀《詩》者所宗，直至宋代，才開始有學者批評它不盡可靠。發展到今天，通常認為〈詩序〉於《詩經》，並不具特殊地位，任誰都可以隨意致疑，任誰也都可以隨意揚棄；如果現在有人讀《詩》，還是完全不加分辨的接受〈詩序〉，便要被目為食古不化的冬烘學究了。

主張維持〈詩序〉的人，當然也並非沒有。曾見有人舉唐人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以為像這樣一首詩，如果不見原來的標題，或其標題只是如《詩經》取首句數字名篇，恐怕沒有不認為新婚婦人所作的。此詩的作者則分明是朱慶餘，其詩的標題則是〈近試上張水部〉，這表示完全不信〈詩序〉，專從《詩經》本文論詩旨的主張，實際並不正確。這個例子可以說舉得非常巧，可是從另一觀點看，此詩曾收入《唐詩三百首》中，以《唐詩三百首》而言，像這樣標題與文字表面上不相合的詩，恐怕是絕無僅有；而《詩三百》中看不出與〈詩序〉相合的篇什，卻比比皆是。同樣是三百首詩，而如彼如此絕不